

小說如鏡，歷史如影

平路「小說的奇幻旅程」講座側記

撰文 | 彭紹宇 · 攝影 | InK

自1980年代起筆耕不輟的臺灣作家平路，至今創作已逾40年。2024年，她以《夢魂之地》獲頒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年度大獎。2025年6月，應臺文館之邀，平路首度訪問韓國，於首爾國際書展以「小說的奇幻旅程」為題，與韓國讀者面對面交流。



作家平路。

《夢魂之地》中的三位太子與歷史隱喻

講座由韓國翻譯家金泰成（김태성）主持，他首先回顧臺灣1980年代的重要女性作家——朱天文、李昂與平路，並指出平路以愛情與慾望等個人觀點出發，寫出對歷史、國族及社會的深層探索。「我翻譯過朱天文與李昂的作品，但始終沒有機會翻譯平路的著作。《夢魂之地》或許會是我下一個挑戰。」他真摯表示。

平路一一回顧《夢魂之地》創作情節與角色輪廓，在書中，女主角擁有通靈能力，穿越至三位「太子」的精神世界——哪吒、鄭成功與蔣經國。

第一位太子哪吒，是臺灣民間最受歡迎的神祇之一，平路說：「他是一個不小心闖禍的孩子，最後將身體奉還父母。」第二位是鄭成功，一位同樣背負沉重父子關

係的歷史人物，他的商人父親鄭芝龍是海上帝王，最終鄭成功卻因自己的理想而讓父親喪命，因此平路認為他是「命苦的太子」；第三位則是蔣經國，平路稱他為「藏著祕密的孩子」，他既是冷戰時期的交涉者，也是國家謊言的守護者。小說中，蔣經國的內心糾結聚焦於「維護父親」與「做自己」的拉扯，展現一種「父親情結」（Daddy Issue）的心理斷裂。

小說得以處理創傷，並列矛盾

平路自述對小說的熱愛來自它的自由與複雜性。「閱讀寫作對我來說是一場奇幻旅程。我最喜歡小說，因為只有小說這門藝術可以把時空折疊在一起，每個人都不知不覺套入那個齒輪向前滑行。小說像很多面鏡子，讀小說時會希望鏡子反映出我們自己都沒那麼清楚的心事。」她進一步說：「最喜歡的是小說無限的自由度，而《夢魂之地》呈現無限的自由。」

「為什麼喜歡小說？因為小說可以處理創痛，那些我們不能理解的創痛。」平路感性形容，這些創痛猶如「幻肢痛」（Phantom Pain），即使無法理解，我們卻仍無形中承載著那些傷疤。

她以《夢魂之地》為例，一艘載著女性工人的渡輪因超載而沉沒，那些求救的手臂，在小說中與政治人物在陽臺揮手的畫面並置，成為象徵性畫面之一。如此並列意象是她筆法的關鍵，也讓小說得以呈現歷史無法言說的張力。

臺灣與韓國，皆承載著傷痕與護佑

此趟旅程雖是平路首度訪韓，但她對韓國並不陌生。平路的父親過去在臺大任教時，曾與許多韓國留學生交流，也因此種下緣分。「今天的對談，或許正是那段因緣的果實。」金泰成說。

平路坦言，過去旅行總選擇遙遠地點如南極或埃及，如今則更渴望走訪能帶來思辨的鄰國，「對臺灣而言，最能得到啟發的地方是韓國。」

金泰成在講座結尾時，朗讀韓國詩人鄭玄宗（정현종，又譯鄭賢重）的詩句。

金泰成說，這首詩正可形容平路及其作品帶來的深度與重量，也希望她的小說能在韓國被更多人閱讀與認識。

사람이 온다는 건
人的到來

실은 어마어마한 일이다.
其實是一件天大的事

그는
因為他是

그의 과거와
帶著他的過去

현재와
與現在

그리고
還有

그의 미래와 함께 온기 때문이다.
他的未來一起到來

한 사람의 일생이 온기 때문이다.
是一個人的一生來到眼前

「臺灣和韓國一樣，土地上都有傷痕。但另一方面，也是護佑（Blessing），是讓我們往前創造的靈感。」平路結尾如此說道。小說讓創傷轉化為理解，也使我們看見過去如何形塑今日樣貌。

平路的文字穿越鏡面，召喚讀者凝視個人與國族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在這樣的凝視之中，也許臺灣與韓國，都是彼此得以映照、對話的夢魂之地。

彭紹宇

作家、影評。1997年生於臺中。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國際政治經濟碩士，政治大學外交系、國貿系雙學士。曾參與柏林影展、日舞影展、倫敦影展等電影節，專欄文章散見於各大媒體與報紙副刊。著有《黑盒子裡的夢：電影裡的三倍長人生》、長篇小說獲國藝會創作補助。